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之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鄭月娥將錯就錯

詩云

自古人心不同
假饒容貌無差

盡道有如其面
畢竟心腸難變

話說人生只有面貌較，是不同，蓋因各父母所生，千枝萬派，那能勾一模一樣的？就是同父合母的兄弟，同胞雙生的兒子，道是相像得緊，畢竟仔細看來，自有些少不同去處，却又作怪，儘有途路各別，毫無干涉的人。驀地有的人生得一般，無二，假充得真的，從來正書上面說孔子貌似陽虎，以致匡人之圍，是惡人

像了聖人。傳奇上邊說周堅死替趙朔以解下宮之難。是賤人像了貴人。是个解不得的道理。按西湖志餘上面宋明有一事也爲面貌相像騙了一時富貴享用十餘年後來事敗了的却是靖康年間金人圍困汴梁徽欽二帝蒙塵北狩一時后妃公主被虜去的甚多內中有一个公主名曰柔福乃是欽宗之女當時也被擄去後來高宗南渡稱帝改號建炎四年忽有一女子詣闕自陳稱是柔福公主自虜中逃歸特來見駕高宗心疑道許多隨駕去的臣宰尚不能逃公主鞋弓襪小如何脫離得歸來頒詔令舊時官

說得極
有道理

人看驗，个个說道是真的。一些不差。及問他宮中舊事，對客來皆合。幾個舊時的人，他都叫得姓名出來。只是衆人看見一雙足，却大得不像樣，都道公上當時何等小足。今却這等止有此不同處。以此回覆聖旨。高宗嘉軒親認，却也認得。詰問他道：你爲何恁般一雙腳了？女子聽得啼哭起來道：這些臊胡奴，聚逐便如牛馬一般。今乘間脫逃，赤脚奔走到此。將有萬里，豈能尚保得一雙纖足如舊時模樣耶？高宗聽得甚是慘然，頒詔特加號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做了駙馬都尉。其時汪龍溪草制詞曰：

彭城方急。魯元嘗困于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克
于禁衛。

那魯元是漢高帝的公主。在彭城失散。後來復還的。
益壽是晉附馬謝混的小名。江左中興。元帝公主下
降的。故把來比他兩人。甚爲切當。自後夫榮妻貴。恩
賚無算。其時高宗爲母常賢妃在虜中。年年費盡金
珠求贖。遙尊爲顯仁太后。和議既成。直到紹興十二
年。自虜中回鑾。聽見說道。柔福公主進來相見。太后
大驚道。那有此話。柔福在虜中。受不得苦楚。死已多
年。是我親看見的。那得又有一个柔福。是何人假出。

來。要下旨意，着法司嚴刑究問。法司奉旨，提到人犯，用起刑來。那女子熬不得，只得將真情招出道：小的每本是汴梁一个女巫靖康之亂，有宮中女婢逃出民間，見了小的每，誤認做了李福娘，娘口中斷喚小的每驚問，他便說小的每與娘娘面貌一般無二，因此小的每有了心，日逐宮中舊事問他。他日日衍說得心下習熟了，故大膽冒名自陳，貪享這幾時富貴，道是永無對證的了。誰知太后回鑾，也是小的每福盡矣，生一死也不枉了。問成罪名。高宗見了招伏，大罵欺君賊婦，立時押付市曹處決，抄沒家私入

官、摠、算、前、後、錫、賚、之、數、也、有、四、十、七、萬、緡、錢、雖、然、沒、
結、果、却、是、十、餘、年、間、也、受、用、得、勻、了、只、爲、一、個、容、顏、
廝、像、一、時、骨、肉、舊、入、都、認、不、出、來、若、非、太、后、復、還、到、
底、被、他、瞞、過、那、個、再、有、疑、心、的、就、是、死、在、太、后、未、還、
之、先、也、是、他、便、宜、多、了、天、理、不、容、自、然、敗、露、今、日、再、
說、一、個、容、貌、廝、像、弄、出、好、些、好、巧、希、奇、的、一、場、官、司、
來、正、是、

自、古、咱、傳、伯、仲、偕、誰、知、異、地、巧、安、排、
試、看、一、樣、滴、珠、面、惟、有、人、心、再、不、猜、

話、說、國、朝、萬、曆、年、間、徽、州、府、休、寧、縣、蓀、田、鄉、姚、氏、有、

一女名喚滴珠、年方十六、生得如花似玉、美冠一方、父母俱在家道殷富、實惜異常、嬌養過雙、憑媒說合、嫁與屯溪潘甲爲妻、看來世間聽不得的、最是媒人的口、他要說了窮石崇、也無立錫之地、他要說了富范丹、也有萬頃之財、正是富貴隨口定、美惡起心生、再無一句實話的、那屯溪潘氏、雖是個舊姓人家、却是个破落戶、家道艱難、外靠男子出外營生、內要女人親操井臼、喫不得虧、永過日的了、這個潘甲、雖是人物、也有幾分像樣、已日弄儒爲商、況且公婆甚是狠戾、動不動出口罵詈、毫沒些好歹、滴珠父母誤聽

媒人之言道他是好人家把一塊心頭的肉嫁了過來少年夫妻却也過得恩愛只是看了許多光景心下好生不然如常偷掩淚眼潘甲曉得意思把些好話假他過日子却早成親兩月潘父就盤作兒子道如此你貪我愛夫妻相對白白過世不成如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無奈與妻滴珠說了兩個哭一個不住說了一夜話次日潘父就逼兒子出外去了滴珠獨自一個越越悽惶有情無緒况且是個嬌養的女兒新來的媳婦摸頭路不着沒个是處終日悶悶過了潘父潘母看見媳婦這般模樣時常急貼罵道這

夢裏想甚情人，害相思病了。滴珠生來在父母身邊，如珠似玉，何曾聽得這般聲氣，不敢回言，只隱忍着氣，背地哽哽咽咽哭了一會罷了。一日因滴珠起得遲了些，公婆朝飯要緊，齊地答應不迭。喬公開口罵道：「這廝好娶，嫁的洋婦，聊到這等日子，還起來看這自由自在的模樣，除非去做娼妓，倚門賣俏，攛哄子弟，方得這樣快活。像意若要做人家，是這等不得前味，聽了便道我是好人，家兒女便做道有些不是，直得如此作踐說我，大笑一場，沒分訴處，到得夜裡，睡不着，越思量越惱，道老無知，這樣說話，須是公

道上去不得我忍耐不過且跑回家去告訴爹娘明
明與他執論看這話是該說的不該說的亦且借此
爲名賴在家多住幾時也省了好些氣惱算計定了
侵晨未及梳洗將一個羅帕兜頭紮了一口氣跑到
渡口來說話的若是同時生並年長曉得他這去不
題魁攔腰抱住擗胸扯回也不見得後邊若干事件
來只因此去天氣却早雖是已有行動的了人踪尚
稀渡口悄然這地方有一個專一做不好事的光棍
名喚汪錫綽號雪裡蛆是個凍餓不怕的意思也是
姓滴珠合當悔氣撞着他獨自个溪中乘了竹筏

到渡口，望見了个花朵般後生婦人，獨立岸邊。又且頭不梳，裹滿面淚痕，曉得有些古怪。在棧上問道：娘子要渡溪麼？滴珠道：正要過去。汪錫道：這等上我後來，一口叫放仔細些。一手去接他下來，上得筏，一篙撐開，撐到一個僻靜處，問道：娘子你是何等人家？獨自一个要到那里去？滴珠道：我自要到蓀田娘家去，你只送我到渡口上，斬我自認得路。言我別事做甚？汪錫道：我看娘子頭不梳，面不洗，淚眼汪汪，獨身自走，必有蹊蹊作怪的事，說得明白，纔好渡你。滴珠在个水中央了，又且心裡急要回去，只得把丈夫不

在家了如何受氣的上項事一頭說一頭哭告訴了
一遍汪錫聽了便心下一想轉身道這等說却渡你
去不得你起得沒好意了放你上峴你或是逃去或
是尋死或是被別人拐了去後來查出是我渡你的
我却替你喫沒頭官司滴珠道胡說我自是娘家去
如何是逃去若我尋死路何不投水却過了渡去自
盡不成我又認得娘家路沒得怕人拐我汪錫道却
是信你不過你既要娘家去我舍下甚近你且上去
我家中坐了等我走去對你家說了叫人來接你去
却不兩邊放心得下滴珠道如此也好正是女流之

輩無大見識，亦且一時無奈，物他不過還只道好心，隨了他來，上得岸時，轉灣抹角，到了一個去處，引進幾重門戶，裡頭房室甚是幽靜清雅，但見

明窗靜几，錦帳文茵，庭前有數種盆花，座內有幾張素椅，壁間紙畫，周之冕桌上沙壺，特大彬窄小，鵝舌雖非富貴王侯宅，清閒螺徑也，異尋常百姓家。

元來這個所在，是這汪錫一個園子，專一設法良家婦女到此，認作親戚，拐那一等浮浪子弟，好撲花行徑的，引他到此勾搭上了，或是片時取樂，或是迷了

的便做個外宅居住，賺他銀子無數。若是這婦女無根蒂的，他等有販水客人到，肯出一主大錢，就賣了去爲娼。已非一日。今見滴珠行徑，就起了個不良之心，騙他到此。那滴珠是個好人，家見女心，裡儘愛清閒。只因公婆克悍，不要說日逐做燒火煮飯熬鍋打水的事，只是油鹽醬醋，他也拌得頭疼了。見了這個乾淨精緻，所在不知一個好，又心下到有幾分喜歡。那汪錫見他無有慌意，反添喜狀，便覺動火，走到跟前，雙膝跪下求歡。滴珠就變了臉，起來這如何使得？我是好人，家見女，你元說，爾我到此坐着，報我家中。

青天白日怎地拐人來家要行勾騙若逼得我緊我如今真要自盡了說罷看見桌上有點燈鉢拈起來望喉間就刺汪錫慌了手勸道再從容說話小人不敢了元來汪錫只是拐人騙財初心爲重色上也
不十分要緊恐怕真个做出事來沒了一場好買賣
喫這一驚把那一點勃勃的春興丟在爪哇國裡去
了他走到後頭去好些時叫出一個老婆子來道王
婆你陪這裡娘了坐坐我到他家去報一聲就來
滴珠叫他轉來說明白了地方及父母名姓叮囑道
千萬早些叫他們來我自重謝汪錫去了那老嫗

嬖去撮盆盪水，拿些梳頭家火出來，叫滴珠梳洗。立在旁邊呆看，鋪口問道：「娘子何家宅眷？因何到此？」滴珠把上項事是長是短說了一遍。那婆子就故意跌跌脚道：「這樣老殺才，不識人有這樣好標緻。娘子做了媳婦，折殺了你，不差還捨得出毒口罵他。也是個沒人氣的，如何與他一日相處？」滴珠說着心事，眼中滴淚。婆子便問道：「今欲何往？」滴珠道：「今要到家裡告訴爹娘一番。」就在家裡權避幾時，待丈夫回家再處。婆子就道：「官人幾時回家？」滴珠又垂淚道：「做親兩月，就罵着逼出去了。了知他幾時回來，沒个定期。」婆子道：

好沒天理、花枝般一個娘子、叫他獨守、又要罵他、娘子你莫怪我、說你而今就回去、得幾時、少不得要到公婆家去的、你難道躲得在娘家、一世不成、這曉臘煩惱、是日長幾久的、如何是了、滴珠道、命該如此、也沒奈何了、婆子道、依老身愚見、只教娘子快活享福、終身受用、滴珠道、有何高見、婆子道、老身往來的是富家大戶、公子王孫、有的是斯文俊俏、少年子弟、娘子你不消問得的、只是看得中意的、揀上一個、等我對他說成了、他把你似珍寶一般看待、十分愛惜、喫自在、食着自在、衣纖手不動、呼奴使婢、也不枉了這

一個花枝模樣，強如守空房，做粗作淘，閒氣萬萬倍。
了那滴珠，是受苦不過的人，況且小小年紀，婦人水性，又想了夫家許多不好處，聽了這一片話，心裡動了，便道：「使不得，有人知道了，怎好？」婆子道：「這個所在，外人不敢上門，神不知，鬼不覺，是個極密的所在，你住兩日，起來，天上也不要去了。」滴珠道：「適間已叫那撐筏的報家裡去了。」婆子道：「那是我的乾兒，恁地不曉事，去報這樣冷信。」正說之間，只見一個人在外走進來，一手揪住王婆，道：「好好青天白日，要哄人養漢，我出首去。」滴珠喫了一驚，仔細看來，却是撐筏的。

那一个汪錫滴珠見了道會到我家去報不曾汪錫
道報你家的鳥我聽得多時了也王嬭嬭的言語是
婆子下半世的受用萬全之策憑娘子斟酌滴珠嘆
口氣道我落難之人走入圈套沒奈何了只不要誤
了我的事婆子道方纔說過的憑娘子自揀兩相情
愿如何候得你滴珠一時沒主意聽了哄語又且房
室精緻床帳齊整恰便似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
生半日閒放心的悄悄住下那婆子與汪錫兩個慇
懃慇懃代替伏侍要茶就茶要水就水惟恐一些不
到處那滴珠一發喜歡忘懷了過得一日汪錫走出

去撞見本縣商山地方一个大財主，叫得吳大郎。那大郎有百萬家私，極是个好風月的人。因爲平日肯養閒漢，認得汪錫，便問道：「這幾時有甚好樂地麼？」汪錫道：「好教朝奉得知，我家有个表姪女新寡，且是生得嬌媚，尚未有个配頭。這却是朝奉店裡貨，只是價錢重哩。」大郎道：「可肯等我一看？」汪錫道：「不難，只是好人家害羞，待我先到家，與他堂中說話，你劈面撞進來，看个停當，便是。」吳大郎會意了，汪錫先回來，見滴珠坐在房中，默默呆想。汪錫便道：「娘子便到堂中走走，如何？」悶坐在房裡，王婆子在後面聽得了，也走走。

出來道正是娘子外頭來坐滴珠依言走在外邊來
汪錫就把房門帶上了滴珠坐了道嬌嬌還不如等
我、去、休、嬌、嬌、道、娘、子、不、要、性、急、我、們、只、是、愛、惜、娘
子、人、材、不、割、捨、得、你、喫、苦、所、以、勸、你、你、再、別、煩、些、包
你、有、好、緣、分、到、也、正、說、之、間、只、見、外、面、闖、進、一、個、人
來、你、道、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前一片後一片的竹簪中兒旁邊一對
左一塊右一塊的蜜環金兒身上穿一件細頸大
袖青絨道袍兒脚下着一雙低跟淺面紅綾僧鞋
兒若非宋玉牆邊過定是潘安車上來

一直走進堂中道小汪在家麼滴珠慌了急起身起已打了個照面急奔房門邊來不想那門先開出來時已被汪錫暗拴了急沒躲處那王婆笑道是吳朝奉便不先開個聲對滴珠道是我家老上顧不妨又對吳大郎道可相見這位娘子吳大郎深深唱個喏下去滴珠只得回了禮偷眼看時恰是個俊俏可喜的少年郎君心裡早看上了幾分了吳大郎上下一看只見不施脂粉淡雅梳妝自然內家氣象與那臘花隊裡的迥別他是个有行的知輕識重如何不曉得也自酥了半邊道娘子請坐那滴珠終久是好人

家出來的有些羞耻只叫王嬷嬷道我們進去罷
嬷嬷道慌做甚麼就同滴珠一面進去了出來對吳
大郎道朝奉看得中意否吳大郎道嬷嬷作成作成
不敢有忘王婆道朝奉有的是銀子乞出千把來娶
了回去就是大郎道又不是衙衙人家如何要得許
多嬷嬷道不多你看了這個標緻模樣今與你做個
小娘子難道消不得千金大郎道果要千金也不打
緊只是我大孺人很專會作賤人我雖不怕他怕難
爲這小娘子有些不便取回去不得婆子道這奈何
難另稅一所房子住了兩頭做大可不是好前日江

家有一所花園空着要典與人老身替你問問看如何大郎道好便好只是另住了要家人使喚丫嬛伏侍另起烟爨這還小事少不得瞞不遍家裡了終日厮鬧趕來要同住却了不得婆子道老身更有個見識朝奉拿出聘禮娶下了就在此間成了親每月出幾兩盤纏替你養着自有老身伏侍陪伴朝奉在家推个別事出外時時到此來往密不通風有何不好大郎笑道這個却妙這個却妙議定了財禮銀八百兩衣服首飾辦了送來自不必說也合着千金每月盤費連房錢銀十兩逐月交付大郎都應允慌忙去

拿銀子了。王婆轉進房裡來對滴珠道：「適纔這個官人生得如何？」元來滴珠先前雖然怕羞走了進去，心中却還捨不得，躲在黑影裡。張來張去看得分明。吳大郎與王婆一頭說話，一眼覷着門裡，有時露出半面。若非是有人在面前，又非是一面不會識。兩下裡就做起光來了。滴珠見王婆問他，他就隨口問道：「這是那一家？」王婆道：「是徽州府有名的商山吳家。他又不是吳家第一個財主。吳百萬吳大朝奉，他看見你好不喜歡哩。他要娶你回去，有些不便處，他就要娶你在此間住下。你心下如何？」滴珠一了喜歡，這個乾淨。

房臥又看上了吳大郎人物聽見說就在此間住就
像是他家裡一般的心下到有十分中意了道既到
這里但憑媽媽只要方便些不露風聲便好吳大郎子道
如何得露風聲只是你久後相處不可把真情與他
說看得低了只認我表親暗地快活便了只見吳大
郎擡了一乘轎隨着兩個俊俏小廝捧了兩個拜匣
竟到汪錫家來把銀子交付停當了就問道幾時成
親吳大郎婆子道但憑朝奉尊便或是揀个好日或是不必
揀日就是今夜也好吳大郎道今日我家裡不會做
得工夫不好造次住得明日我招說到杭州進香取

長是來住起罷了。揀甚麼日子吳大郎只是色心爲重等不得揀日。若論婚姻大事還該尋一個好日辰。今且弄亂做不知犯何凶煞。以致一兩年內就拆散了。這是後話。却說吳大郎支計管當自去了。只待明日快活婆子又與汪錫計較定了。來對滴珠說。恭喜娘子。你事已成了。就拿了吳家銀子四百兩。笑嘻嘻的。約道銀八百兩。你私一半。我兩人分一半。做媒錢。擺將出來。擺得桌上。只見是滴珠。可也喜歡說話的。你說錯了。這光棍才。摸見了銀子。如蒼蠅見血。怎還肯人心天理。分這一半。與他看官。有个緣故。他一者

扣案驚奇

卷之二

十四

要在滴珠面前誇耀富貴。實下他心。二者總是在他家。裡東西不怕走。撻那裡去了。少不得逐漸哄的出來。仍舊元在。若不與滴珠些東西。後來吳大郎相處了。怕他說出真情。要倒他們的出來。反爲不美。這正是老虔婆神機妙算。吳大郎次日果然打扮得一餐精緻。來汪錫家成親。他怕人知道。也不用儼相。也不動樂人。只託汪錫勸下雨。桌酒請滴珠出來同坐。吃了進房。滴珠起初害羞。不肯出來。後來被強不過。勉強畧坐得。一坐推个事故。走進房去。找地。把燈吹息。先自睡了。却不關門。婆子道。還是女兒家的心性。害

蓋正是我們湊他趣。則个移了燈。照吳大郎進房去。
仍舊把房中燈點起了。自家走了出去。把門掩上。吳
大郎是个精細的人。把門拴了。移燈到床邊。揭帳一
看。只見兒頭面睡着。不敢驚動他。輕輕地脫了衣服。
吹息了燈。襯進被窩裡來。滴珠嘆了一口氣。縮做一
團。被吳大郎甜言媚語。輕輕款款。扳將過來。騰的跨
上去。滴珠顫篤篤的。承受了。高高下下。徃徃來來。弄
得滴珠渾身快暢。遍酥麻。元來滴珠雖然嫁了丈
夫。兩月。那是不在行的新郎。不會得知這樣趣味。吳
大郎風月場中。招討使被窩裡事多。曾占過先頭的。

溫柔軟款，自不必說。滴珠只恨相見之晚，兩個千恩萬愛，過了一夜。明日起來，王婆、汪錫都來叫喜。吳大郎各各賞賜了他，自此與姚滴珠快樂，隔个把月纔回家去。走走，又來住宿，不題說話的。難道潘家不見了媳婦，就罷了，憑他自在，那里快活不成？看官話有兩頭却難這邊說一句，那邊說一句。如今且聽說那潘家自從那日早起，不見媳婦，煮朝飯。潘婆只道又是晏起，走到房前，罵聲叫他，見不則聲，走進房裡，把窗推開了，床裡一看，並不見滴珠踪跡。罵道：「這賊淫婦那里去了？」出來與潘公說了。潘公道：「又來作怪料。」

道是他娘家去，惡忙走到渡口，問人來有人，說道：絕大清早，有一婦人渡河去，有認得的，道是潘家媳婦，上筏去了。潘公道：這妮子昨日說了他幾句，就待告訴他爹娘去，恁般心性潑刺，且等他娘家住，不要去接他，等他看他待要怎的，忿忿地跑回去，與潘婆說了，將有十來日。姚家記掛女兒，辦了幾個盒子，做了些點心，差一男一婦到潘家來問一個信。潘公道：他歸你家十來日了，如何到來？這里問信，那送禮的人，喫了一驚，道：說那里話？我家姐姐自到你家來，纔得兩月多，我家又不曾來接他，爲何自歸？因是放心不

下叫我們來望望如何反如此說。潘公道：前日因有兩句口面，他使一个性子跑了回家。有人在渡口見他的，他不到你家到那里去。那男女道：實實不曾回家，不要錯認了。潘公炮燥道：想是他來家說了甚麼謊，您家要悔賴了別嫁人。故敕出圈套，反來問信。那男女道：人在你家不見了，顛倒這樣說。這事必定蹊蹊。潘公聽得蹊蹊兩字，大罵狗男女。我少不得當官告來，看你家賴了不成。那男女見不是勢頭，盒盤也不出，仍舊排了，走了回家。一五一十的對家上說了。姚公姚媽大驚啼哭起來，道：這等說我那兒敢被

這箇个老叢才逼死了、打點告狀替他要人去、一面
來、身个訟師商量告狀、那潘公潘婆死認定了姚家
殺了女兒、叫人去接了兒子來家、兩家都進狀、卻准
了鄂休寧縣李知縣行提一千人犯到官、當堂審問
時、你推我、我推你、知縣大怒、先批潘公夾起來、潘公
道、現有人見他過渡的、若是投河身死、淨有屍首、明
白是他家、截了賴人、知縣道、說得是不見了人、十多
日、若是死了、普無屍首踪影、畢竟藏着的、是放了潘
公、再把姚公夾起來、姚公道、人在他家去了兩月多、
自不曾歸家來、若是果然當時走回家、這十來日間、

潘某何不着人來問一聲、看一看、下落人長六尺、天下難藏小的、若是藏過了、後來就別嫁人也、須有人知道、難道是藏得過的老爺詳察、則个知縣想了一想、道也說得是、如何藏得過、便藏了、也成何用、多管是與人、有姦約的、走了、潘公道小的媳婦、雖是慚情、嬌、瘦、小的、開門也嚴謹、却不曾有甚外情、知縣道、這等、故、是、有人、拐的、去了、或是躲存親眷家、也不見得、便對劉公說、是你生得女兒、不長進、況來踪去跡、畢竟是你做爺的、曉得、你推不得、乾淨、要你跟尋出來、同緝、捕人役五日、一比較、就把潘公父子討了个保、

不遇
懸書

有此天
然奇巧

姚公肘押了出來，姚公不見了女兒，心中已自苦楚。又經如此冤枉，叫天叫地，沒个道理，只得帖个尋人招子，許下賞錢，各處搜求，並無影響。且是那个溜甲，不見了妻子，沒出氣處，只是逢五逢十，就來稟官比較。捕人未免連姚公陪打了好些飯子。此事鬧動了一个休寧縣城，郭鄉村無不傳爲奇談。親戚之間，盡爲姚公不平，却沒个出豁，却說姚家有个極密的內親，叫做周少溪，偶然在浙江衢州做買賣，閑游柳陌花街，只見一个娼婦，站在門首，獻笑好生面染仔細。一想，却與姚滴珠一般，無二心下想道：「家裡打了兩

也亦宿固

原到亦
是周少
義之教

拍案驚奇

卷之二

十八

年沒頭官司、他却在此要上前去問个的確、却又付
道、好不好、問他未必肯說真情、打破了網娼家行
徑、沒根蒂的、連夜走了那里去尋、不如報他家中知
道、等他自來尋訪、元來衢州與徽州雖是分个浙直、
却兩府是聯界的、苦不多日、到了一一與姚公說加
姚公道、不消說得、必是遇着歹人、轉販爲娼了、叫其
子姚乙、密地拴了百來兩銀子、到衢州去贖身、又商
量道、私下取贖、未必成事、又在休寧縣告明緣由、使
用些銀子、給了一張廣緝文書、在身倘有不謂當官
告理、姚乙德命姚公就央了周少溪作伴、一路往衢

得此人上

原來那周少溪自有舊主人替姚乙另葺了一個店樓安下行李。周少溪指引他到這家門首來。正值他在門外姚乙看見果然是妹子，連呼他小名數聲。那娼婦只是微微笑看，却不答應。姚乙對周少溪道：「果然是我妹子，只是連連叫他並不答應，却像不認得我的。」難道他在此快樂了，把個親兄都不招攬了？周少溪道：「你不曉得，凡娼家龜鶖必是生狠的。你妹子既來歷不明，他家必緊防漏洩，訓戒在先，所以他怕人知道，不敢當面認帳。」姚乙道：「而今却怎麼通得個信？」周少溪道：「這有何難？你做個要關他的，設了酒將。」

此人妻
婿精家
胡真老江

銀一兩送去。外加轎錢一包。擡他到下處來。看個備
細。是你妹子。客地相認了。再做道理。不是妹子。睡他
娘一晚。放他去罷。姚乙道。有理有理。周少溪在衢州
久做客人。都是熟路。去尋一个小開來。拿銀子去。霎
時一乘轎。擡到下處。那周少溪忖道。果是他妹子。不
好在此陪得推个事故。走了出去。姚乙也道。是他妹
子。有些不便。却也不來。畱周少溪只見那轎裡嫖嫖
婷婷走出一个娼妓來。但見

一个道是妹子來。雙眸注望。一个道是客官到。滿
面生春。一个疑道。何不見他。走近身。急認哥哥。一

卜說道何不見他迎著轎忙呼姐姐

却說那姚乙向前看着分明是妹子那娼妓却笑容
可鞠佯佯地道了个萬福姚乙只得請坐了不敢就
認問道姐姐尊姓大名何處人氏那娼婦答道姓鄭
小字月娥是本處人氏姚乙看他說出話來一口衙
音聲氣也不似滴珠已自疑心了那鄭月娥就問姚
乙道客官何來姚乙道在下是徽州府休寧縣蓀田
姚某父某人母某人恰像那个查他的脚色三代籍
貫都報將來也還只道果是妹子他必然承認所以
如此那鄭月娥見他說話牢叨笑了一笑道又不曾

盤問客官出身何故通三代脚色姚乙滿面通紅情
知不是滴珠了擺上酒來三杯兩盞兩個對吃鄭月
娥看見姚乙只骨相他面龐一會又自言自語一會
心裡好主疑感開口問道奴自不曾與客官相會只
是前日門前見客官走來走去見了我指手點脚的
我背地同姊妹暗笑今承寵召過來却又屢屢相覷
却像有些委決不下的事是什麼緣故姚乙把言語
支吾不說明白那月娥是个久慣接客乖巧不過的
人看此光景曉得有些魑魅只管盤問姚乙道這話
也長且到床上再說兩個人各自歎拾上床睡了免

公城亦
凡奇人
引化奇
凡奇已

不得雲情雨意做了一番的事。那月娥又把前話重
起。姚乙只得告訴他家裡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因
見你廝像。故此假做請你認个明白。那知不是月娥
道。果然像否。姚乙道。舉止外像一些不差。就是神色
裡邊有些微兩樣處。除是至親骨肉。終日在面前的
用意體察。纔看得出來。也算是十分像了。若非是
聲音各別。連我方纔也要認錯。起來月娥道。既是這
等廝像。我就做你妹子。羅姪乙道。又來取笑。月娥道。
不是取笑。我與你熟商量。你家不見了妹子。如此打
官司。不得了。結必竟得妹子到了官方。代我是此間

良人家兒女在姜秀才家爲妾，大娘不容，後來連姜秀才貪利忘恩，竟把來賣與這鄭媽媽家了。那龜兒鵠兒，不管好歹，動不動非刑拷打，我被他擺佈不過。正要想個計策脫身，你如今認定我是你失去的妹。子，我認定你是哥哥，兩口同聲當官去告理。一定斷還歸宗。我身既得脫仇，亦可雪到得你家當了你妹子官事也好完了。豈非萬全之算？姚乙道：是到是只是聲音大不相同，且既到吾家，認做妹子，必是親戚族屬，逐處明白，方像真的。這却不便。月娥道人只怕面貌不像，那個聲音隨他改換，如何做得准你妹子？

相失兩年。假如真在南州未必不與我一般鄉語了。
親戚族屬你可教導得我的況你做起事來還等待
官司發落日子長遠有得與你相處鄉音也學得你
些家裡事務日逐教我熟了有甚難處姚乙心裡先
只要家裡息訟要緊細思月娥說話儘可行得便對
月娥道吾隨身帶有廣緝文書當官一告斷還不難
只是要你一口堅認到底却差池不得的月娥道我
也爲自身要脫離此處趁此機會如何好改得口只
是一件你家妹夫是何等樣人我可跟得他否姚乙
道我妹夫是个做客的人也還少年老實你跟了他

打紫鬚香

卷之二

三

也好。月娥道。憑他。怎麼。畢竟。還好。似爲。娼。況且。一夫。一妻。又不。似。先前。做。妾。也不。悞。了我。事。了。姚乙。又。與。他。兩。個。賭。一。個。誓。信。說。兩。個。同。心。做。此。事。各。不。相。負。如有。破。洩。者。神。明。誅。之。兩。人。說。得。着。已。覺。道。快。活。又。弄。了。一。火。樓。抱。了。睡。到。天。明。姚乙。起。來。不。梳。頭。就。走。去。尋。周。少。溪。連。他。都。瞞。了。對。他。說。道。果。是。吾。妹。子。如。今。怎。處。周。少。溪。道。這。衙。衙。人。家。不。長。進。替。他。私。贖。必。定。不。肯。待。我。去。糾。合。本。鄉。人。在。此。處。的。十。來。個。做。張。呈。子。到。太。守。處。呈。了。人。衆。則。公。亦。且。你。有。本。縣。廣。緝。滴。珠。文。書。可。驗。怕。不。正。刻。斷。還。只。是。你。再。送。幾。兩。銀。

與他說道還要留在下處幾日。使他不疑。我
們好做事。姓乙一一依言停當了。周少溪就合著一
夥惠州人同姓乙到府堂把前情說了一遍。姓乙又
將縣間廣緝文書當堂驗了。太守立刻簽了牌。將鄭
家烏龜老媽都拘將來。鄭月娥也到公庭。一個認哥
哥。一個認妹子。那衆徽州人除周少溪外。還有個
把認得滴珠的齊聲說道是那烏龜分毫不知一個
情由。劈地價來沒做理會。口裡亂嚷。太守只叫掌嘴。
又研問他是那里拐來的。烏龜不敢隱諱。招道是姜
秀才家的妾。小的八十兩銀子討的是實。並非拐的。

太守又去拿姜秀才。姜秀才情知理虧，躲了不出見官。太守斷姚乙出銀四十兩，還他烏龜身價，領妹子歸宗。那烏龜買良爲娼，問了應得罪名，連姜秀才前程都問革了。鄭月娥一口怨氣，先發洩盡了。姚乙欣然領回下處，等衙門文卷，疊成銀子交庫給主。及零星使用多完備了，然後起程。這幾時落得與月娥同眠同起，見人說是兄妹，背地自做夫妻。枕邊絮絮叨叨，把說話見識都教道得停停當當了。在路不則一日，將到蓀田，有人見他兄妹一路來了，拍手道：「好了，好了，這官司有結局了，有的先到他家里報了。」

母俱遠。由門來。那月娥教個認得的模樣。大剌剌
光進門來。呼爺叫娘。都是姚乙教熟的。況且娼家行
徑。纖巧靈變。一些不錯。姚公道我的兒。那里去了。這
兩年累煞你爹也。月娥假作哽咽痛哭。免不得說道。
爹媽這幾時平安麼。姚公見他說出話來。便道去了。
兩年聲音都變了。姚媽伸手過來。摸他的手出來。捻
了兩捻。道養得一手好長指甲了。去時沒有的。大家
哭了一會。只有姚乙與月娥心裡自明白。姚公是兩
年間官司累怕了他。見說女兒來了。心裡放下了一
个大趺搭。那里還辨仔細。況且十分相像。分毫不疑。

至于來踪去跡他已自曉得在娼家贖歸不好細得。得已到天明就叫兒子姚乙同了妹子到縣裡來見官。知縣升堂衆人把上項事說了一遍。知縣纔了兩年已自明白問滴珠道：「那個拐你去的是何等人？」滴珠道：「是一個不知姓名的男子，不由分說逼賣與衢州姜秀才家。姜秀才轉賣了出來，這先前人不知去向。知縣曉得事在衢州，隔省難以追尋，只要元事不去根究了，就抽籤去喚潘甲并父母來領。那潘公潘婆到官來見了假滴珠道：「好媳婦呀！就去了這些時，潘甲見了道慙愧也還有相見的日子，各各認明。」

了領了回去出得縣門兩親家兩親媽各自請罪認
箇悔氣都道一樁事完了隔了一晚次日李知縣升
堂正待把潘甲這宗文卷注銷立案只見潘甲又來
告道昨日領回去的不是真妻子那知縣大怒道才
奴才你累得丈人家也勾了如何還不肯休歇喝令
扯下去打了十板那潘甲只叫冤屈知縣道那衢州
公文明白你舅子親自領回你丈人丈母認了不必
說你父母與你也當堂認了領去的如何又有說話
潘甲道小人爭訟只要爭小人的妻不曾要別人的
妻今明明不是小人的妻小人也只好要得老爺也

不好、強小人要得。若必要小人、將假作真、小人情愿、不要妻子了。知縣道、怎見得不是。潘甲道、面貌頗相似、只是小人妻子相與之間、有些不同處了。知縣道、你不要駭、敢是做過了娼妓一番身分、不比良家了。潘甲道、老爺不是這話、不要說日常夫妻間私語、一句也不對。至于肌體隱微、有些不同、小人心下自明白。怎好與老爺說得。若果然是妻子、小人與他纔得兩月夫妻、就分散了。巴不得見他。難道到說不是來。混爭閒、非不成。老爺青天詳察。主鑒不錯。知縣見他說這一篇、有情有理、大加驚詫、又不好自認斷。

錯密密分付潘甲道你且從容不要性急就是父母
親戚面前俱且糊塗不可說破我自負有處李知縣分
付該房寫告示出去遍貼說道姚滴珠已經某月某
日追尋到官兩家各息詞訟無得再行告擾却自密
地懸了重賞着落應捕十餘人四下分緝若看了告
示有些動靜即便體察拿來回話不說這里採訪且
說姚滴珠與吳大郎相處兩年大郎家中看看有些
知道不肯放他等閒出來踪跡漸來得稀了滴珠身
件要討个丫鬟伏侍曾對吳大郎說轉托汪錫汪錫
拐帶慣了的那里想出銀錢去討因思个便處要弄

將一個來、日前見歙縣汪汝鸞家、有個丫頭、時常到溪邊洗東西、想在心裡、一日汪錫出外行走、聞得縣前出告示道、滴珠已尋見之說、急忙里來對王婆說、不知那一個頂了缺、我們這個貨、穩穩是自家的了、王婆不信、要看看的、實一團來到縣前、看了告示、汪錫未免指手擡腳、點了又點、念與王婆聽、早被旁邊應捕、看在眼裡、尾了他去、到了僻靜處、只聽得兩個私下道、好了好了、而今贖也贖得安穩了、應捕、賊地跳將出來、道、你們幹得好事、今已敗露了、還走那里去、汪錫慌了手脚、道、不要恐嚇我、且到店中坐坐去、

一同王婆邀了應捕，走到酒樓上，坐了喫酒。汪錫推計，喫飯一道烟走了。單剩个王婆與應捕，坐的多時。酒飯俱不來，走下問時，汪錫已去久了。應捕就把王婆拴將起來，道：「我與你去見官。」王婆跪下道：「上下饒恕，隨老身到家中取錢謝你。」那應捕只是見他們行跡蹊蹺，故把言語嚇着。其實不知甚麼根由，怎當得虛心病的，露出馬脚來。應捕料得有些滋味，押了他不捨，隨去到得汪錫家裡，叩門。一个婦人走將出來，開了那應捕，一看，着驚道：「這是前日衢州解來的婦人。」猛然想道：「这个必是真姚滴珠了。」也不說破，喫了

茶憑他送了些酒錢罷了。王婆自道無事，放下心了。應捕明日竟到縣中出首。知縣添差應捕十來人，急命拘來。公差如狼似虎，到汪錫家裡，門口聲喊，打將進去。急得王婆懸梁高了，把滴珠登時捉到公庭。知縣看了道：「便是前日這一個。」又飛一簽令喚潘甲與妻子同來。那假的也來了，同在縣堂。真箇一般無二。知縣莫辨，因令潘甲自認。潘甲自然明白，與真滴珠各說了些私語。知縣喚起來研問明白，真滴珠從頭供稱被汪錫哄騙情由，說了一遍。知縣又問曾引人奸騙你，不滿珠心上有吳大郎，只不說出，但道不

知姓。名。又。叫。那。假。滴。珠。上。來。供。稱。道。身。名。鄭。月。娘。自。身。要。報。私。仇。姚。乙。要。完。家。訟。因。言。貌。像。伊。妹。商。量。做。此。一。事。知。縣。急。拿。汪。錫。已。此。在。逃。了。做。個。照。提。登。成。文。卷。連。人。犯。解。府。却。說。汪。錫。自。酒。店。逃。去。之。後。撞。着。同。夥。程。金。一。同。作。伴。走。到。歙。縣。地。方。正。見。汪。汝。驚。家。丫。頭。在。溪。邊。洗。裹。脚。一。手。扯。住。他。道。你。是。我。家。使。婢。逃。了。出。來。却。在。此。處。便。奪。他。裹。脚。拴。了。就。走。要。扯。上。竹。筏。那。丫。頭。大。喊。起。來。汪。錫。將。袖。子。掩。住。他。口。丫。頭。尚。自。嗚。哩。嗚。刺。的。喊。程。金。便。一。把。又。住。喉。嚨。又。得。手。重。口。頭。又。不。通。氣。一。霎。嗚。呼。哀。哉。了。地。方。人。走。將。攏。

來兩個都擒住了，送到縣裡。那歙縣方知縣問了程金絞罪。汪錫克軍解上府來。正值滴珠一起也解到。一同過堂之時，真滴珠大喊道：「這箇不是汪錫那太守姓梁，極是個正氣的。」見了兩宗文卷，都爲汪錫大怒道：「汪錫是首惡，如何只問克軍？」喝交阜隸重責六十板。當下絕氣。真滴珠給還原夫寧家。假滴珠官曹姚乙認假作真，倚官拐騙人口也問了一箇太上老。只有吳大郎廣有世情，聞知事發，上下使用，並無名字干涉，不致惹着。朦朧過了潘甲，自領了她滴珠，仍舊完聚。那姚乙定了衛所，發去克軍，拘妻簽解。姚乙

石府君
忍

未曾娶妻，只見那鄭月娥，曉得了，大哭道：「這是我自
要脫身洩氣，造成此謀，誰知反害了姚乙。今我生死
跟了他去，也不枉了一場話。」擗姚公心下，不捨得死
子，聽得此話，即便買出人來，說名納價贖了月娥，改
了姓氏，隨了兒子做軍妻。解去後來，遇赦還鄉，遂成
夫婦。這也是鄭月娥一點良心，不狠處姑嫂兩個到
底有些顛像。徽州至今傳為笑談，有詩為証：

一樣良家走岐路，又同岐路轉良家。
面龐怪道能相似，相法看來也不差。

拍案驚奇卷之二終

卷之三

山誇技順城門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詩云 爲強所制

不在形巨細

詩云 帶是甘

何曾有長喙

話說天地間有一物必有一制，誇不得高，倚不得強，這首詩所言蝘蝓是甚麼？就是那赤足蜈蚣，俗名百脚，又名百足之虫，這帶又是甚麼？是那大蛇，其形似帶一般，故此得名。嶺南多大蛇，長數十丈，尋要害人，那邊地方裡居民家家蓄養蜈蚣，有丈尺餘者，多放在枕畔，或枕中，若有蛇至，蜈蚣便噴噴作聲，放他出。

來他鞠起腰來首尾着力一跳有一丈來高便搭住
在大蛇七寸內用那鉄鈎也似一對錯來錯住了吸
他精血至死方休這數十丈長斗來大的東西反纏
死在尺把長指頭大的東西手裡所以古語道唧蛆
甘滯蓋謂此也漢武帝延和三年西胡月支國獻猛
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新生的小狗不過比狸貓般
大拖一箇黃尾兒那國使抱在手裡進門來獻武帝
見他生得猥瑣笑道此小物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
威加于百禽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麟爲巨象之
王鳳凰爲大鵬之宗亦不在巨細也武帝不信乃對

使者說試叫他發聲來朕聽使者乃將手一指此獸
祇唇搖首一會猛發一聲便如平地上起一箇霹靂
兩目閃爍放出兩道電光來武帝登時顛出亢金倚
子急掩兩耳顫一箇不住侍立左右及羽林罷立伏
下軍士手中所拿的東西悉皆失落武帝不悅卽傳
旨意教把此獸付上林苑中待群虎食之上林苑令
遵旨只見拿到虎園邊放下群虎一見皆縮做一堆
雙膝跪倒上林苑令奏聞武帝愈怒要殺此獸明日
連使者與猛獸皆不見了猛悍到了虎豹却乃怕此
小物所以人之膂力強弱智術長短沒箇限數正是

強中更有強，中手莫向人前誇。大口當時有一個舉子，不記姓名，地方他生得膂力過人，武藝出衆，一生豪俠好義，真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進京會試，不帶僕從，侍着一身本事，耦着一疋好馬，腰束弓箭，短劍一鞭，獨行一路，收拾些雉兔野味，到店肆中宿歇，便安排下酒。一日在山東路上，馬跑得快了，趕過了宿頭，至一村庄，天已昏黑，自度不可前進，只見一家人家開門在那里，燈光射將出來，舉子下了馬，一手牽着，扶進看時，只見進了門，便是一大空地，空地上有三四塊太湖石，疊着，正中有三間正房，有兩間廂。

房一老婆子坐在中間，續麻聽兒庭中馬足之聲。起身來問舉子高聲道：「媽媽，小生是失路借宿的。那老婆子道：「官人，不方便。老身做不得主，聽他言詞中間帶些悽慘。舉子有些疑心，便問道：「媽媽，你家男人多在那里去了？如何獨自一箇在這裡？」老婆子道：「老身是窮老寡婦，夫亡多年，只有一子，官外做商人去了。舉子道：「可有媳婦？」老婆子蹙着眉頭道：「是有一个媳婦，養得過男子，餓得得家住，只是一身大氣力，雄悍異常，且是氣性粗急，一向差池，經不得一指頭擦着，便倒老身虛心，冷氣看他眉頭眼後，常是不中意。」受

他凌辱的，所以官人借宿，老身不敢做主，說罷，淚如雨下。舉子聽得不覺雙眉倒豎，兩眼圓睜，道：「天下有如此不平之事，惡婦何在我爲爾除之。」遂把馬拴在庭中太湖石上了，拔出劍來，老婆子道：「官人不要太歲頭上動土，我媳婦不是好惹的，他不習女工針指，每日午飯已畢，便空身走去山裡尋幾箇麋鹿，麋鹿還家醃爇起來賣與客人，得幾貫錢，常是一二更天氣纔得回來，日逐用度只靠著他這些，所以老身不敢逆他。舉子按下劍入了鞘，道：「我生平專一欺硬怕軟，替人出力諒一個婦女到得那里，既是媽媽靠他，」

度日我饒他性命不殺他只痛打他一頓教訓他。番使他改過性子便了。老婆子道他將次回來了。只勸官人莫惹事的好。舉子氣忿忿地等着。只見門外一大黑影一個人走將進來。將肩上一口也似一件東西往庭中一摔。叫道：「老嫗快拿火來收拾行貨。」老婆子戰兢兢地道：「是甚好物事？」把燈一照。喫了一驚。乃是一隻死了的斑斕猛虎。說時遲那時快。那舉子的馬在火光裏看見了死虎。驚跳不住。起來那人看見便道：「此馬何來？」舉子暗裡看時。却是一個黑鬚婦人。見他模樣。又背了个死虎來。忖道：「也是个有本。」

事的心裡就有幾分懼，他忤走去帶開了馬，縛住了，走向前道：「小生是失路的舉子，趕過宿頭，幸到寶庄，見門尚未闔，斗膽求借一宿。」那婦人笑道：「老嫗好不曉事，既是个貴人，如何更深時候，叫他在露天立着，拈着死虎道：『賤婢今日山中遇此潑花園，爭持多時，纔得了當歸得遲些个。』有失主人之禮，貴人勿罪。」舉子見他語言爽愷，禮度周全，暗想道：「也不是不可化誨的。」連聲道：「不敢，不敢。」婦人走進堂，提一把椅來對舉子道：「該請進堂裡坐。」只是婦姑兩人都是女流，男女不可相混，屈在廊下一坐罷。又掇張桌來放在面

有此光
景必是
老漢子
然則非
不誠實
能佳非

前點箇燈來安下，然後下庭中來，雙手提了死虎到
厨下去了。須臾之間，盪了一壺熱酒，托出一個大盤
來，內有熟騰騰的一盤虎肉，一盤鹿脯，又有些醃臘
雉兔之類，五六碟道，貴人休嫌輕褻，則箇舉子見他
殷勤，接了自斟自飲。須臾酒盡，殺完。舉子拱手道：
「多謝厚款。」那嬾人道：「惶愧惶愧。」便將了盪來收拾。桌
上碗盞，舉子乘間便說道：「看娘子如此英雄，舉止恁
地賢明，怎麼尊卑分上，覺得欠些？」那嬾人將盤一
擱，且不收拾，怒目道：「道：道問老死魅，曾對貴人說些甚
謊麼？」舉子忙道：「這是不曾，只是看見娘子稱呼詞色，

其類之
通也
千元
萬事
吾夫

之間其覺輕倨不像箇婆媳。娘道理及見娘子待客周全才能出衆。又不像個不近道理的。故此好言相問一聲。那娘人見說一把扯了舉子的衣袂一隻手移着燈走到太湖石邊來道。正好告訴一番舉子一時間掙扎不脫。暗道等他說得沒理時。算計打他一頓。只見那娘人倚着太湖石就在石上拍拍手道。前日有一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是我不是。是他不是。道罷便把一個食指向石上一擡道。這是一件了。擡了一擡。只見那石皮亂爆起來。已自掘去了一寸有餘。深連連數了三件。擡了三擡。那太湖石上便似錐

子鑿成一個川字斜看來又是三字足足皆有寸餘
就像鐫刻的一般那舉子驚得渾身汗出滿面通紅
連聲道都是娘子的是把一片要與他分个皁白的
雄心好像一桶雪水淋頭一淋氣也不敢抖了婦人
說罷擎出一張匡床來與舉子自睡又替他喂好了
馬却走進去與老婆子關了門息了火睡了舉子一
夜無眠嘆道天下有這等大力的人早是不曾與他
交手不然性命休矣巴到天明韉了馬作謝了再不
說一句別的話悄然去了自後收拾了好些威風再
也不去惹閒事管也只是怕逢着啾噉似他的嘆了

虧今日說一箇特本事說大話的，喫了好些驚恐，惹
出一場話柄來，正是

虎爲百獸尊

百獸伏不動

若逢獅子吼

虎又全沒用

話說國朝嘉靖年間，北直隸河間府交河縣一人姓
劉名嶽，叫做劉東山，在北京巡捕衙門裡當一個緝
捕軍校的頭。此人有一身好本事，弓馬熟閑，發矢再
無空落。人號他連珠箭，隨你異常狠盜，逢着他便如
甕中捉鱉，手到拿來。因此也積趲得有些家事。年三
十餘，覺得心裡不耐煩，做此道路告脫了，在本縣去

當是來
八本也

別尋生理。一日冬底殘年，趕着驢馬十餘頭到京師，轉賣約賣得乙百多兩銀子，交易完了，至順城門門武雇驢歸家，在驢馬主人店中遇見一箇鄰舍張二郎，入京來同在店買飯喫。二郎問道：東山何往？東山把前事說了一遍。道：而今在此雇驢，今日宿了明日走路。二郎道：近日路上好生難行，良鄉、涿州一帶盜賊出沒，白日劫人，老兄帶了許多銀子，沒個做伴，獨來獨往，只怕着了道兒。放仔細些。東山聽罷，不覺鬚眉開動，唇齒奮揚，把兩隻手捏了拳頭，做一個開弓的手勢，哈哈大笑道：二十年間，張弓追討矢無虛發。

不曾撞個對手。今番收場買賣，定不到得折本店中。
滿座聽見他高聲大喊，盡回頭來看。也有問他姓名的。
的道久仰久仰。二郎自覺有些失言，作別出店去了。
東山睡到五更頭，爬起來梳洗結束，將銀子繫縛，暴
肚內扎在腰間，肩上掛一張弓，衣外跨一把刀，兩膝
下藏矢二十簇，揀一個高大的健騾，騰地騎上一鞭
前走。走了三四十里，來到良鄉，只見後頭有一人奔
馬起來，遇着東山的騾，便按轡少駐。東山舉目覷他，
却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美少年，且是打扮得好，但
見

黃衫瓊笠短劍長弓箭房中新矢二十餘枝馬額上紅纓一大簇褰腹闊裝燦爛是箇白面郎官恨人緊響噴噴好足高頭駿騎

東山正在顧盼之際那少年遙叫道我們一起走路則个就向東山拱手道造次行途願問高姓大名東山答道小可姓劉名嶽別號東山人只叫我是劉東山少年道久仰先輩大名如雷貫耳小人有幸相遇今先輩欲何往東山道小可要回本籍交河縣去少年道恰好恰好小人家住臨淄也是舊族子弟幼年頗曾讀書只因性好弓馬把書本丟了三年前帶了

些資本往京負易頗得些利息。今欲歸家婚娶正好與先輩作伴同路行去。放膽壯些。直到河間府城。然後分路。有幸有幸。東山一路看他腰間沉重。語言溫謹。相貌俊逸。身才小巧。諒道不是歹人。且路上有伴。不至寂寞。心上也歡喜道。當得相陪。是夜一同下了旅店。同一處飲食歇宿。如兄若弟。甚是相得。明日並轡出涿州。少年在馬上問道。久聞先輩最善捕賊。一生捕得多少。也曾撞着好漢否。東山正要誇逞自家手段。這一問。揀着癢處。且量他年小。可欺便侈口道。小可生平兩隻手一張弓。拿盡綠林中人。也不記其

笑者不
可測也

數並無一個對手。這些鼠輩何足道哉。而吟中餘心
懶故棄此道路。倘若前途撞着便中拿簡把兒。你看
手段。少年但微微冷笑道。元來如此。就馬上伸手過
來說道。借肩上寶弓一看。東山在騾上遙將過來。少
年左手把住。右手輕輕一拽。就滿連放連拽。就如一
條軟絹帶。東山大驚失色也。借少年的弓過來看看。
那少年的弓約有二十斤重。東山用盡平生之力。面
紅耳赤。不要說扯滿。只求如初八夜頭的月。再不能
勾。東山惶恐無地。吐舌道。使得好硬弓也。便向少
道。老弟神力。何至于此。非某所敢望也。少年道。小人

之力何足稱神先輩弓自太軟耳東山贊嘆再三少年極意謙謹晚上又同宿了至明日又同行日西時過雄縣少年拍一拍馬那馬騰雲也似前面去了東山望去不見了少年他是賊窠中弄老了的見此行止如何不慌私自道天教我這番倒了架也倘是個不良人這樣神力如何敵得勢無生理心上正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沒奈何迤迤行去行得一二舖遙望見少年在百步外正弓挾矢扯個滿月向東山道久聞足下手中無敵今日請先聽箭風言未罷聽的一聲東山左右耳根但聞肅肅如小鳥前

後飛過。只不傷着東山。又將一箭引滿。正對東山之面。大笑道。東山曉事。人腰間騾馬錢。快送我罷。休得動手。東山料是敵他不過。先自慌了。手腳只得跳下鞍來。解了腰間所繫銀袋。雙手捧着。膝行至少年馬前。叩頭道。銀錢謹奉。好漢將去。只求饒命。少年馬上伸手提了銀包。大喝道。要你性命。做甚。快走。快走。你老子有事在此。不得同兒子前行了。撥轉馬頭。奔非一道烟跑。但見一路黃塵滾滾。霎時不見踪影。東山呆了半晌。捶胸跌足。起來道。銀錢失去也罷。料我如何做人。一生好漢名頭。到今日弄壞。真是張天師喫

鬼迷了、可恨可恨、垂頭喪氣、有一步沒一步的空手、
歸交河、到了家裡、與妻子說知其事、大家懊惱一番、
夫妻兩個、商量收拾些本錢、在村郊開個酒鋪、賣酒、
營生、再不去張弓挾矢了、又怕有人知道、壞了名頭、
也不敢向人說着、這事只索罷了、過了三年一日、正
值寒冬天道、有詞爲証、

霜瓦鴛鴦、風簾翡翠、今年早是寒少、矮釘明窓、偶
開朱戶、斷莫亂教人到、重陰未解、雲共雪商量不
少、青帳垂垂、要密紅幙放圍宜小、詞寄天香、前
却說冬日間、東山夫妻正在店中賣酒、只見門前來

了一夥騎馬的客人，共是十一个箇箇騎的是自備的高頭駿馬，鞍轡鮮明，身上俱繫束短衣腰帶，弓矢刀劍次第下了馬，走入肆中來，解了鞍輿。劉東山接着替他趕馬歸槽，後生自去割草煮豈，不在話下。肉中只有一个未冠的人，年紀可有十五六歲，身長八尺，獨不下馬，對衆道：「第十八回對門住休，衆人都答應一聲道：『咱們在此少住，便來伏侍。』只見其人自走出門去了。十人自來喫酒，主人安排些雞豚牛羊肉來，做下酒。酒更之間，狼狽虎嘯，算來喫勾有六七十觔的肉，傾盡了六七壺的酒。又教主人將酒般送。」

過對門樓上與那未冠的人喫衆人喫完了店中東西還叫未暢遂開皮囊取出鹿蹄野雉燒兔等物笑道這是我們的東道可叫主人來同酌東山推遜一回纔來坐下把眼去逐个瞧了一瞧瞧到非面左手那一人瓊笠兒垂下遮着臉不甚分明猛見他擡起頭來東山仔細一看嚇得魂不附體只叫得苦你道那人是誰正是在雄縣劫了驛馬錢去的那一个同行少年東山暗想道這番却是死也我些些生計怎禁得他要起況且前日下人尚不敢敵今人多如此想必个个是一般英雄如何是了心中忒忒的跳真

如小虎兒撞面，向酒杯不敢則一聲。衆人多起，與主人勸酒坐定。一回只見北面左手坐的那一个少年，把頭上種笠一掀，呼主人道：「東山別來無恙麼？」往昔承挈同行，周旋至今，想念東山面如土色，不覺雙膝跪下，道：「望好漢恕罪。」少年跳離席間，也跪下去扶起來，挽了他手，道：「快莫要作此狀，快莫要作此狀。」死人昔年俺們衆兄弟在順城門店中間，卿自誇手段，天下無敵。衆人不平，却教小弟在途間作此一番輕薄事，與卿作耍。取笑一回，然負卿之約，不到得酒間。魂夢之間，還記得與卿並轡任丘道上，感卿好情。

今當還卿十倍言畢，卽向囊中取出千金，放在案上。
向東山道：「聊當別來一敬，快請收進。」東山如醉如夢，
呆了一晌，怕又是取笑，一時不敢應承。那少年見他
遲疑，拍手道：「大丈夫豈有欺人的事？」東山也是個好
漢，直如此膽氣虛怯，難道我們弟兄直到得真个取
你的銀子不成？快收了去。」劉東山見他說話說得慷慨，
料不是假方纔，如醉初醒，如夢方覺，不敢推辭，走
進去與妻子說了，就叫他出來，同收拾了進去。安頓
已了，兩人喑議道：「如此豪傑，如此恩德，不可輕慢我
們，再湏殺牲開酒，索性畱他們過宿，頑耍幾日，則箇

東山出來稱謝，就把此意與少年說了。少年又與衆人說了，大家道：「既是這位弟兄故人，有何不可？只是還要去請問十八兄一聲，便一齊走過對門與宋冠的那一個說話。」東山隨了去看這些人，見了那個宋冠的，甚是恭謹。那宋冠的待他衆人，甚是莊重。衆人把主人要留他們過宿頑耍的說話說與宋冠的，說道：「好好不妨，只是酒醉飯飽，不要貪睡。」主人殷勤之心，少有動靜。俺腰間兩刀有血，喫了衆人齊聲道：「弟兄們理會得。」東山一發莫測其意。衆人重到肆中，開懷再飲，又携酒到對門樓上。衆人不敢陪，只

是十八兄自飲算來他一個喫的酒肉比得店中五
個人十八兄喫闌自探囊中取出一個純銀篋籬來
煇起炭火做煎餅自喫連喫了百餘個收拾了大踏
步去門去不知所向直到天色將晚方纔回來重到
對門住下竟不到劉東山家來衆人自在東山家喫
要走去對門相見十八兄也不甚與他們言笑大是
倨傲東山疑心不已背地扯了那同行少年問他道
你們這個十八兄是何等人少年不答應反去與衆
人說了各各大笑起來不說來歷但高聲吟詩曰楊
柳桃花相間出不知若個是春風吟畢又大笑住了

三日俱各作別了。結束上馬。未冠的在前。其餘衆人在後一擁而去。東山到處不明白。却是驟得了千來兩銀子。手頭從容。又怕生山別事來。搬在城內另做管運去了。後來見人說起此事。有識得的道詳他兩句語意。是個李字。况且又稱十八兄。想必未冠的那人姓李。是個爲頭的了。看他對衆的說話。他恐防有人暗算。故在對門兩處住。了好相照察。亦且不與十人作伴同食。有个尊卑的意思。夜間獨出想又去做甚麼勾當來。却也沒處查他的確。那劉東山一生英雄。遇此一番過後。再不敢說一句武藝上頭的話。弃

弓折箭只是守着本分營生度日後來善終可見人
生一世再不可自恃高強那自恃的只是不曾逢着
狠主子哩有詩單說這劉東山道

生平得盡弓矢力 直到下場逢大敵
人世休誇手段高 霸王也有悲歌日

又有詩說這少年道

英雄從古輕一擲 盜亦有道真堪述
笑取千金償百金 途中竟是好相識

拍案驚奇卷之三